PL
2698
H7866
A16
1734
v.8

文淸公薛先生文集卷之十三

門人關西張鼎校正編輯

序

論選序

昔真文忠公編文章正宗釐爲四體其一曰議論也議論見于經史者如唐虞三代君臣之言孔曾思孟問荅之語以至後世英賢之談辨名臣之章疏儒先之著述或陳經世之要或發天理之微或指切當世之務或剖析理欲之幾雖所言各殊而皆所謂議論之文也然文忠所錄自春秋内外傳至漢唐而止于六

經孔曾思孟之書則不及者蓋以聖賢大訓不當與
作者同錄于以示愼重耳哉
朝設科取士罷詩賦中場易之以論蓋即所謂議論
體也文制既新士習亦變由是秉筆締思者咸以古
人自期而文章之中程度者蔚有可觀然歷科既多
小錄散在四方每不得以聚觀爲歎鄞陵司訓東魯
王惟善氏乃能收集歷科以來小錄選其論之精粹
者彙爲一編余間閱之不惟快吾夙志實足以見我
國家德澤涵煦之深人才之盛而議論之純正有
不愧于古人也又以見惟善編選之勞庶幾乎文也

之遺意而可行于後世也于是爲之序以冠其端云

送白司訓序

理之在人心固無先後而人之覺是理者則有先後焉先覺者以斯理覺後人俾昏者明邪者正故謂之師自鄒魯之教衰而斯理不明于世所謂師之名雖是而其實則非矣如楊墨許行之學莊列老佛韓[illegible]孫吳之教當時習其事者固各以師稱之矣然迹其所爲非徒無益而邪說怪行所以壞人心害仁義貽患于天下後世者可勝道哉至濂溪周元公始以一理二氣五行化生萬物之妙作爲圖書以發二程二

程復因聖賢遺籍推究而擴大之以覺當世之學者及紫陽朱子上得伊洛之傳以道自任一時及門之士莫不去暗即明去邪即正由是師之名與實始不異乎鄒魯之盛其所以明天理正人心有功于天下後世者豈小補哉 皇明定四方一文治縱橫等家悉皆禁黜內外學校咸以明經之士爲之師經以程朱氏之説爲之主蓋謂經之所載者理能通乎經斯能明理以覺夫人苟經有不通則理有不明理有不明則後學無所啓發取正而人將惑于他歧其流弊亦不下於雜學之師矣此校官爲職雖卑而關係爲

甚大也吾鄉白公諒博卓偉言直行方以明經中乙榜兩任校庠克慎所職而學者知嚮今以滎陽司訓秩滿將行縣令沈公索予文以贈予遂歷道夫師之名實理之明晦以告公公其益當審所去取而慎所覺哉

送王汝霖大尹序

某嘗讀西漢書見循吏六人傳又讀東漢書見循吏十二人傳以謂兩漢治最近古何賢守令落落如是耶盖人才之難自昔然也我　皇明綏萬方興百度凡任民社者尤重其選余生也晚愧不得遍識天下

賢豪之士獨于余邑大尹王公幸知其賢焉往年余
在河南鄉人至談公之賢不容口當是時余固聞其
名矣猶未得其爲人也其後公朝京師往來河南道
中連得兩見耳其言論目其威儀余又得其爲人矣
猶未知其政也又二年余歸故鄉謁公于公署退觀
其所以設施者肅之以威而敷之以和威故鄉豪市
猾破膽滅迹莫敢售其奸和故愿民弱姓安于里閭
無呼號頻捽之擾至是于公之政始得其詳焉自是
別公去逾數歲今年冬復歸河南之鄢陵則公之威
惠在人心者益深于前矣余旣隨計不可少留公亦

以考績天官余悲公之政將移于他而與吾民之別
也遂歷道余之知公者非一二以爲公贈且志于私
虞以俟夫太史氏之筆焉

滎陽送別圖詩序

侍御劉公丁內艱服闋豸冠繡衣將歸于　朝士大夫相與載酒殺餞于滎水之濱酒三行滎令沈君言于衆曰古人之別或爲文以暢情或爲圖以狀景皆所以篤交道寓不忘也今茲侍御公之行不有圖而歌詠之又豈古人爲別之義哉於是命工繪滎陽送別圖俾序其端余觀圖之所載山之高水之流烟雲

草樹之相滋人物舟車之彷彿其于臨別之景悉矣若夫贈言之重視規之情則豈圖所能顯哉此既圖而必申之以辭也侍御公少游庠序有聲及登臺署簡默莊重明敏寬恕風節固已表著于時矣是行也孟當攄誠竭忠登進才賢屏黜姦兇大振風紀俾事業聞望偉然赫然炳如丹青傳之信史則是圖與文併可以爲後日之美談矣士大夫之工乎詩者歌以系之

贈王給事中序

君子之學貴乎擴其量而已量本宏大而拘于有形

之器故外有所感則中有所遷所謂本自宏大者
亦不勝其小矣不觀諸水乎臧之一勺則耗加之一
勺則溢者蹄涔也多方引之而不加少衆流趨之而
不加多者江海也江海之量固大矣而猶有涯階是
而進于無涯之量豈非道之大而無外乎嘗觀之古
人其大若江海之量者固亦有之至于小得則喜小
失則戚者盖亦不勝其衆也量之不同乃如是哉今
之校官俗皆爲冷職恒人處是能無戚容者固鮮或
一旦去此而陟于尊顯能無德色者爲尤鮮也先人
在鄢陵時王惟善先生適爲司訓余侍先人側竊觀

先生之爲人謹于自脩勤于教人于凡學宮有所脩
立盡心盡力若治其私室然蓋將終身安于是而不
慕乎外視恒人之感于是者旣有間矣及其考績天
官集諸教職而試之將拔其尤者以充近職旣而先
生之威儀文辭獨穎出一時遂有給事黃門之選余
往賀之則見先生之言談舉止與居教職時絲毫無
所異所謂自得之色無自而窺焉余因切嘆曰人臣
之歷閶闔登玉階載筆紀事恒得瞻日月之光者惟
給事中爲然自其職親地禁不與他等爲顯且榮也
明矣今去冷職而驟處是地欲其不自矜也難矣哉先

全得能視榮瘁無二致處單顯爲一節非能獲大道

皇不以外之所得爲欣戚者其能然乎由是見先生之量進于道體旣未可涯至于處尊顯之地更有大于此者必無所滿矣於是乎言

御史箴解序

御史箴者元張文忠公所作也公爲御史時嘗著風憲忠告以明風紀之要又作是箴并以誡戒焉大義言御史之職關係甚重任是職者當思其重而爲所當爲戒所當戒其言簡其理備其詞直其義切誠意臣之藥石也公旣沒而其箴盛行于世今內自臺署

外及臬司以至憲臣之家靡不列之于屏于几以比韋弦之戒傳曰仁人之言其利溥哉信矣余以菲才承乏風紀恒誦是箴以攻其過暇日復述前聞爲集解以釋其義雖于文忠公作箴之意未能盡得其蘊然讀是箴者誠能因是訓詁以玩其詞求其意反諸身心而自省則當爲當戒者固已不昧所從事又能歷覽忠告全書而有得焉則于風紀職業爲可舉矣

鄢陵縣志序

郡邑之有志尚矣任土作貢見于夏書九州之土九野之星掌之周職方保章氏自漢以來作史者亦皆

有志以載當時之土宇雖郡邑之名或仍或革至于
上則天文下因地理區宇一定之宜則有非私智所
能變易也哉　皇明肇一四方極海內外畢載圖籍
幅員之廣前未之有也　皇上臨御之十六年爰命
天下儒臣考郡縣廢置之由與夫山川風土之類編
集以進于時郢陵司訓王性善實脩縣志奉　命惟
謹乃摘抉經史詢諏故老摭遺事于刓碑斷石之間
訪陳迹于荒墟廢址之內彼此更定其是非古今互
求其實迹提綱舉目細大不遺凡邑之肇置本末與
夫分野所屬山川所表溝池土地之綿歷戶籍貢賦

之盈縮風俗土產之宜宦蹟人物之衆縣治庠序壇
墠郵傳剏建之始僧寺祠觀橋梁陂池存毀之迹仙
釋之布無文士之題詠靡不傳采而備錄之再閱月
始克成編乃繕寫爲帙上之　朝復將鋟板邑庠傳
之永久遂屬余序余謂蘭亭之會茂林脩竹崇山峻
嶺遊觀之樂耳好事者猶圖而記之以傳于後況茲
一邑之志有稽于古有考于今其可忌而不傳哉是
書也俾邑之人觀其山川景物則堅其安土樂業之
心觀夫忠良孝義則興其去惡向善之志是又豈非
風敎之一助哉是爲序

周氏族譜序

上饒周秉忠示余族譜一帙求爲之序余觀秉忠先世家于上饒者歷年滋多譜所謂元溪者蓋其宗而元溪之分則自學録公事學録公以文學顯于宋而其後蟬聯相繼各以儒吏醫術著稱于時傳六世有安世者號觀復翁于秉忠爲高叔祖乃始纂集聞見以譜其世而傳諸家至秉忠先君子後取觀復翁以降宗系之未登于譜者條別以附秉忠又取其先君子輩行及其昆弟子姪各以序列于後由是周氏之譜克完無漏嗚呼若周氏之祖子孫可謂善于繼承

者已余于是因有感焉嘗觀世之人莫不欲蓄其
宗支殊不知積于前者淺以狹其如後之人何譬之
于水捧塊累石爲尋丈之沼所瀦不過咫尺之深決
而求其流之長不亦難乎周氏則不然自學録公以
來咸有所蓄而未施其積之富殆若長陂巨浸固已
汪洋浩渺而廣且深矣今秉忠始復以文學奮迹科
目遂有分教之命周氏之積殆發于秉忠乎吾見其
沛然奔放而莫之禦也然周氏之積而發者固可驗
使秉忠之後遑恤厥源而決之不已則廣且深者亦
將有時而竭矣惟能因余言以歷覽其先德之懿以

世濟其美焉則源益長周氏之發庸可既乎詩曰子子孫孫勿替引之余于周氏亦云是爲序

送孟縣令林君致政序

聖朝稽古典禮以正百度士之入仕者進有祿秩之加退有引年之令所以始終優禮臣下之意可謂備至也孟縣令林君一朝以年逾六十將請于朝如引年之令于時郡之交游來徵詞以贈且言君之歷官久矣然所至必有聲司委積理簿書雖畢必舉其事知大府毗守政雖顯不易其心孟縣號爲繁劇自君來治之有法坐以無事上下咸才其爲吾輩誠重其

能而賢其去願先生一言以張之余惟士君子于進退之際尤所慎重觀林君少而學壯而仕老而罷克保始終無悔吝之及非慎且重者其能然乎是行也不日得請于　朝榮歸故里見平昔之交游集鄉閭之子弟樽酒之間尚當明告以　聖朝養老優賢之意使皆勉于忠勉于孝相率為禮義之俗則林君子退歸之際益可重矣

務本堂序

務本堂者揭萬英所作也萬英世家撫之臨川作藏脩之所盛畜書史將以講復思繹泳汲其德之源而進

其流遂耳有子所謂務本者名其堂永樂甲辰冬莒英來省其兄于單懷因繪其堂之隨攄間以謁余求爲之言余遺之言曰子不觀夫穡人之治田乎是穡是蓑不少自懈雖有數歲不能爲患矣君子之爲學亦猶是也耕其理義之田勤力約耳不侈乎外惟事乎中凡汲汲于朝夕者惟以脩德慎行爲務蓋德行者萬事之本也本立而道之行將若水走壑火燎原安往而不達哉或不能務其本而欲道之行猶農夫怠穮蓘之勤而欲有秋成之望烏有是理哉萬英既取古賢者之格言以名堂其必視名思義務所當務

勉之又勉不責效于旦夕之間而收夫遠大之獲則穮蓘之積不可一二數矣韓子所謂養其根而俟其實者萬英其深念之

送李太亨詩序

余往歲侍先君子游玉田玉田多四方賢豪之士余皆與之交而親且厚者則濟南王君素亨大梁范君汝舟東萊魏君希文永嘉徐君蘊夫安陽苑君仲仁洎今海昌李君太亨而已諸君子皆年德老成余獨以稚昧居其間往來相得懽甚其後素亨以薦舉進余以先君子官淵去太亨之吳汝舟之汴希文南行

獨蘊夫仲仁尚留王門而吾六七人者千里相望邈不可即追念往日從游之樂可勝慨耶今年春余重遭大故居憂覃懷而太亨李君乃自吳抵中州走數千里取酒爲文以祭先君子并以慰余于哀疚嗚呼徐孺子之行不見于世久矣而李君獨爲之嗚呼世豈復有斯人者乎余因念疇昔與諸君子相得甚厚數年以來各縻于事不可驟見而乃獨得與李君相會是又足以感余哀荒離索之情矣于其歸遂啣哀書此以贈而復伸之以詩云

送王世寧歸覃懷序

古之爲士者既自廣其學而充其道矣進而有爲也必以其義而推其有于人人至于得失之際初無介于懷焉後之人不然脩于己者不力而僥倖于名位之得得則意氣横肆以矜駭于庸人之耳目以求遂其爲願之利欲而及人之實未必有也不得則怫然憂喪然嘆立者無所自容人之度量不同有如是哉覃懷王世寧其先業醫嘗有隱德而未之報至世寧乃能篤志于學今年秋以郡庠弟子員一舉而遂登于鄉選人皆謂是故家子能享其報矣及歸道由鄭之滎陽余往與之有舊重其歸因贈之言曰人之學

有得焉而或未遇于時不足爲歉也學未有得焉而或邀近利達不足爲多也惟學得焉將達焉則于義爲合向所謂古人之進止如是耳世寧孝生 休明之時涵泳詩書禮樂之澤一舉而遂得名于薦書其于進而有爲之義將階于此矣雖然予將進世寧于道進于道殆未可以是自滿也歸見鄉人有以榮且慶見稱者世寧愼勿信也惟當益增其所當務等而以義進他日推其有于人若高山出泉而勢莫能禦斯庶幾乎古人矣余請書此以俟

送驛丞湯伯瑀序

皇明有天下極海內外咸為編氓內之政教號令頒布于四方萬國外之華夷臣妾展覲脩貢于　天朝肩摩踵接畢出道途以故傳置之設布滿區內川浮陸走遠近分合脈理牽聯雖南北東西岐路若錯綜然而無不川滙雲集會同于　輦轂之下是則司其事者雖不若顯且尊者之所為而有關于政務之萬一要亦不可少也滎陽索亭驛當東西之衝轄驛尤劇所職或非其人往往屋宇穿漏弗可居稟餼匱竭薪芻空踈使至無以資馬瘠羸駑老不任乘服而往來淹滯大不稱設傳置之初意湖南湯伯璵以敏幹

給差藩司三年遂來丞茲驛及至顧視室屋之缺穿者繕補之餼饋委積之空虛者充牣之廄茭完富焉息以逸凡百器用無不新好由是使至如得私家其去如馳風雨前之積弊一皆刮去而伯瑀又能事長上以謹愼接過使以卑遜交朋好以然諾故尤得稱于衆今年秋以考績將謁選曹邑之交游來請文以贈余觀伯瑀之勤事若此其可謂能舉其職而不失傳置建設之初意矣如是而進于選曹焉有不允其績者乎遂書此爲考績序

送永和湯大尹序

余少游中州則聞大梁爲古今名藩文獻之所薰陶耳目之所觀化類多秀特俊偉之才其後余亦與試于河南庚子之秋闈見大梁之士儀觀偉雅言談詳緩及掉鞅場屋文詞沛發膀出而開封祥符之士于他郡邑倍焉余益信大梁之多奇士非虛語也明年余忝科第歸遇大梁湯自新于滎陽目其容粹而豐聽其言簡而切扣其中則所出未已視余庚子同登士蓋莫能先後焉余又知大梁之奇士不止于曩昔所見也自後余歸河津有來自永和者因問湯公之政則稱善不容口余又知湯公習于從仕者蓋有所

旨也今年余赴京師道出永新入其境見其墾田多
在山石險側閒坦夷者十無二三問其吏則牛力所
不及者皆劚墾以下種余以謂有如此民必艱悴流
徙者多及過岩穴山溪之居則見老農父母兄弟妻
子毳帽褐衣饘粥菜羹飽煖自足而無一家之外徙
者因怪而詢其故則曰吾邑有賢侯焉自來視事刮
絕群弊爲農者惟務供租給役而無胥吏漁獵之擾
爲兵者安于戍役而無軍將徵索之若凡吾民所以
優游林壑得自力于山田者皆侯之惠也是以田雖
險瘠然易治既至故年之所入亦足以自給焉人之

所以無轉徙離逃者此也及至其所治則見其爲政簡而不煩寛而有法余竊自歎世之有司朘人益巳視民之饑寒流亡略不加恤此誠何心哉湯公乃能化磽瘠爲豊熟撫疲困爲安佚致人稱道先後遠近同然一詞非盡心撫字者能然耶余益以信大梁之奇士不但見于問學儀觀之美而又能措諸行事之實爲可羨也湯公今以三載報政天官余見其書最而歸益勵初政九載陟明可期異日事業成就未必不爲大梁人物之秀者也余姑書以贈

送盛司訓序

人之負魁壘之才抱奇特之志者鮮不欲位通顯以出其中之所有而樹勛業于時有其器而或拘于令職僻地鮮不戚咨無聊若不能一日安者此人之恒態也余竊以爲不然君子誠有是器矣但當隨所遇而安之以盡其當爲之分分誠盡矣則其氣益定理益明消其邁往之鋭而老其宏偉之才所謂顯位達宦雖無倖冀或有時而自至焉于以施其所有則何勛業之不立哉今年冬余與盛君支顯會于襄陵司訓丁君廷玉家同處連日夜因觀其爲人質貌充碩而議論穎脫蓋所謂魁壘奇特者也問其職則司訓

爲冷職問其地則岳陽爲僻地他人有是嵒而處是位則戚咨之意必有形諸聲容者盛君不然方歉然以進脩爲未足退然以誨人爲未至若不知教官之爲冷職岳陽之爲僻地蓋能安于所遇而克脩其職者也吾意其涵而泳之而氣必完靜而察之而理必熟鋭邁消而宏偉就如是而進于衡鑑之下輕重大小無所移易而顯位達官或不能辭其必盡發所蘊秉仁執義上以忠乎君脩政立事下以澤乎民勛名事業垂諸悠久斯足見其魁壘奇特之實矣丁君于盛君爲素交蓋亦魁壘奇特而淹于教職者也因盛

君考滿之行求余文以贈余遂書此以告并以爲司
君勗云

送教諭韋穎考滿序

士之仕也不難夫職任之崇卑而難夫職任之脩舉職誠脩矣雖小官卑秩尚可以行其志況崇資巨秩哉校官在庶職中雖曰祿薄秩小然有師之尊世嘗以清職稱之實非泛然小官之可比也以清職而異乎他則居其任而脩其職者不其尤難哉河津爲邑介乎冀雍之間前汾右黃襟帶合流北則大山隱起延袤萬里以兩州之交河山之會氣之靈而鍾于人

者此比焉故來教是邑者必能舉其職而後人始得以因其靈以成就廣文韋君頡詩書文雅得之學而會之心者宏博涵蓄總統包括生之從遊者如入富室大藏而百物隨所取如游泜鵠合浦而珎奇遂所求以故騰芳科貢者接踵于時其不捷而退俯于初者亦皆以不及前人爲自愧是皆先生善教之力而非特山川風土然也然他人篤專教條者視廟學不飭必諉曰此有司事也雖壞圮弗支而不加葺先生又能欽服國典大合群材一新廟學俾聖祀孔彰而士業有所肴先生者可謂兼道與事而一之于職爲

無忝矣今年春以考滿將詣天官諸生重其善教思學之功因相率求余言以贈之余邑人也雖游宦四方而近年亟歸連得承顏接辭故于知先生爲詳且熟諸生雖不有請尚將强而言况請之勤乎先生行矣聊以已然者卜其未然者則崇資巨秩或可陟焉余又知先生能慎終厥職而無所怠也是爲序

贈蒲州劉太守序

古之所謂賢郡守者非爲其能督租賦備簿書謹期會而已必其能安民庶宣教條廣德化革弊政使闔境悅服而始得稱爲賢焉蒲之爲州在山西爲巨郡

然其間河山間隔土地狹隘多瘠原鹵隰而人之生
齒爲尤繁以不加多之土地而有日益之生齒耕作
少息則其歲之所入率不足以給公私之需而重以
黠吏奸民舞智乘勢搖毒害政是以瀕年民多失其
所延安劉公九成以卓拔之資 挾有爲之才來守
是邦詢咨境內恤民生之如彼知弊政之若茲遂精
心勵鋭以民事爲己任行視境內勞相耕作民食或
艱即爲之纖悉經紀使有無相資俾無流逋之患暇
則集令佐耆老告以 國家典章之具德澤之深期
與其遵約束以脩禮義廉恥之節以興孝悌忠信之

作郡邑之中有猾吝奸民干紀害政者必挫抑而芟
除之由是地雖瘠狹作治以時而歲入倍常教條敷
布德澤下降而人安其所姦豪屏迹弊政清雪而民
害不作官僚相與稱其賢于庭民庶相與歌其德于
野聲名聞望孚于遠近雖古所謂賢守者蓋不多過
也今年夏以三載述績大廷天官既最其績而俾之
復任蒲士之在太學者咸來徵文以贈之余亦郡人
也往年嘗歸故鄉見劉公累累焉故知其政爲尤詳
于是述其循良之蹟有似于古人者以告公且以爲
公他日陟明之張本云

五友詩序

余居沅州之憲署以地極僻遠罕得與名卿碩士相接恒懼有過不自知知而不能改或流于小人之歸也因取凡古聖賢書列之後堂公退則俯而觀仰而思往復熟誦以求其義或言行有未當則質之書以去其非而趨于是視書盖若嚴師而不敢慢焉堂下有方池池側有竹梅蘭菊四種池中有荷蓮數百本合爲五物列植上下更秀迭茂余每讀書覺倦則步廣庭臨清池顧諸花木而樂之旣而自謂曰古之君子未有不資師友以成其德者今余亦旣取古聖賢

書以爲師矣獨未得夫良友以自輔焉念彼五物者皆秉天地之氣以生乃植物之君子也苟玩其德以自輔豈非僻遠中之一助歟顧余之心或曲而未直塞而未通也則友竹之勁直中虛以端其曲而開其塞焉余之德或雜而未純同而諧俗也則友梅之清白絕俗以滌其垢而勵其介焉以至友荷蓮之中立以端余志友蘭菊之芬芳以潔余行是皆五物之有益于余者也若夫友竹之操可以閱歲寒友梅之味可以調鼎實友荷蓮之娟秀不妖可以發文藻友蘭菊之風致髙閑可以安雅澹又皆五物之有益于余

者焉或者疑曰人之取友賴其忠告之益耳彼五物雖有是美而實則無知于或有過彼安能有以勵子乎余曰不然孔子曰知者樂水仁者樂山山水亦豈有知而能勵于人乎哉特取其動靜之性默有契于仁知耳余與此五物者儼然相對因彼識此方將去喋喋多言之煩希心領神會之妙兼取博采其德約而總之于心以輔余之不及又豈待發于聲見于詞而後喻耶疑者乃解而退遂與五物者序列拱揖結爲良友而求正于書又爲五詩以圓其交云

送孫先生致仕序

壯而仕老而歸此人情之所願而今昔之所同也然
歸之道雖一而其樂則不能無異焉極田宅之廣麗
誇馬僕之盛強槖金珠積錦綺矜器玩美服食窮老
年心志耳目之嗜好以自佚于禮法之外此眾人之
歸所以樂得其欲者然也有廬可以蔽風雨有田可
以給饘粥彈琴于素樞甕牖之間以歌先聖賢之德
音以頌太平之治化老者愛而幼者孝賢者親而愚
者化廉讓敦厚之風薰酣乎里閭之間稱爲鄉先生
而名永長存此君子之歸所以樂得其道者然也先
生以碩學耆德給事黃門典歷教職凡三十餘年一

且以年逾七十辭郡博而去　朝廷例優之冠服如舊詩書滿載而行橐蕭然持此以歸于吾前所稱者固非先生之所好矣于吾後所稱者非先生又誰望之先生行有日交親重先生之歸者咸圖爲詩歌美之而屬余敘

送寧海令季復春序

侍御張君勉夫與余爲同官間語余曰吾鄉先達有季復春公老成士也自永樂初已登名薦書又三年爲尚書戸部主事已而退逐初服者數十年復春公處之泰然不以去官有纖介不豫意其志益篤行益

□學益勤聲名後于時宣德改元　詔自廷臣以及
外藩臬咸得舉所知無間邇遠時有以復春公名聞
于朝者乃徵詣天官而集試之試既徹復春公之作
獨拔于衆遂有寧海之命或曰復春公故鄉屬也以
是來而遠宰海瀕得無介于懷乎釋者曰不然君子
出處榮滄遠邇當一安于義命若得利則躍躍以喜
不得利則戚戚以悲其能免韓公之譏乎且復春公
方逐初服時尚濟然若將終身况有百里之地領一
邑之民教化于是焉布刑政于是焉脩財賦于是焉
出民之休戚于是焉係古所謂親民之職盡莫先乎

是而復春公又豈不怏于是哉未幾果有以寧海之政傳于京師者始信復春公能安于去就而盡心于民事如釋者之云先是　國制才能以拔舉進者秩滿仍一考焉所以重任使也復春公今年春如例集試闕下奮筆濵辭若不經意而語甚驚人旣而將歸所治朝之縉紳大夫攸與公遊者咸欲文以張之今吾若同官且相好也幸爲一言焉余曰君子不苟毀譽于人文辭之宣于紙筆毀譽之章者也吾素與復春不相識苟徒倚詞以諛之不幾于前人之所譏乎雖然余有君一于此矣勉夫信人也觀勉夫之不苟

則其所稱道必不苟矣遂次第勉夫語爲後者遂寧

海序

望雲思親序

昔狄梁公登太行顧瞻河陽白雲飛繞親舍凝立者久之後世思親有以望雲自名者遂以爲故事蓋慕梁公之風而興起焉余以謂人子愛親之心蓋出于天性之真而不能自已其或至于睽違膝下爲時久遠則其思之之切蓋有隨時感發而不可抑遏者又豈必登高山望白雲之繞親舍然後可以動其念哉然則梁公白雲之思特其一時之興前是無時而不

致其思者固可見矣是則後之君子求梁公思親之實可也慕梁公思親之名不可也余友鄭君元吉爲其友霍志剛氏求望雲思親序于余造余廬而請者四五至而不厭余竊念素與志剛不相識其思親之慕名與實皆不可知獨所謂愛親之心出于天性之眞而不能自已人皆有是非特志剛有是也志剛家山東二親皆安好無恙而志剛游太學者有年親舍邈在海岱之間音容久曠定省久疏則所以思之之切固宜隨時感發初不待于望白雲之飛揚而後動其念也而猶以是自名何耶豈慕梁公之風而求其

貫而志剛其材勁識他日著忠節建事功而可垂之
後世者未必不追尋望雲思親之實之心之推也是
爲序

送林鄭州序

余少遊中州每愛其風土之淳厚民俗之簡質最易
導之以善鄭之爲州當汴洛襄鄧之會爲中州之名
邦其土厚其民淳所謂易導之以善者尤莫易于是
先是爲之長者或非其人率多任苟簡自恣之爲厲
威猛暴悍之氣專尚箠笞而遽民以必從民或不堪
其擾而至于有言則門俗之訛謫焉民之刁詐焉甚

至薰灼其心相伺如仇讐兩敗俱傷而後已是豈長民寬厚之道哉余友林君文載往年與余同考于春官其資敦厚而深于學其言簡緩而中于理既舉進士高第又從薦者言遂來知鄭自初視事時余嘗一過之固知其設施蓋以寬厚爲主矣又數年過鄭者累累問止郊境見田夫野老稱林君之美者不容口問其故則曰租賦之入他郡之急也吾侯則緩之期會之集他郡之廹也吾侯則寬之率之急而廹者民或不堪流而之他緩而寬者從容勸率事亦無不集民亦不告病焉又因他郡守倅之于民或暴不加意

厥于心吾侯則温恤之意常溢于色辭又曰吾侯寬大深遠藴于內者固非野夫小子所知其寬厚之政即衆共所知見者灼灼如此蓋不可掩也余惟國家列聖相繼簡任庶僚尤重守令之選迩日復詔自三品以上官始得舉可任方面郡守者夫以郡守而儕于方面其任之重也日益加使皆得如林君之寛厚者居是職則雖難治之俗固無待厲威尚猛而事集民安况易遵以善者乎今年春林君來考績余素重其人遂告以余之所知者復申以國家任用郡守之重林君其尚思所重而益加勉焉

送長蘆陳運副序

西蜀多佳山水而名賢偉人繼出其間蹤不可以風土拘盖亦得山水蓄積疏通秀麗之氣居多昔韓柳二子亦謂交嶺奇麗瓌偉之物不能獨當山川鬱積磅礴之氣而必鍾于人如蜀之峨嵋連聳大江小水綱紀其間則其產物之盛又豈特丹砂木銀楩楠橦梓之類所能當其秀哉宜其名士代出如相如子雲范蜀公父子之徒不可勝擧我 皇明混一區宇三光五岳之氣完而賢才盛則蜀之產士是不待山川爲然盖又會乎氣運之際也侍御范公循蜀之良士

閩語其友人陳君子布發迹鄉闈敎歷大令其實惠
乎其端重其才卓乎其幹給紫官至閩建塩運司副
人不告勞而塩利足未幾丁內艱起復爲長蘆運副
人皆謂煑海之利甲于天下陳君此行必能增羨餘
加壽常百千等矣陳君慨然曰足用在乎理財理財
在乎安人人安矣財用寧有不足者乎况塩雖特財
用之一端怠其事而匱其用固不可羨其數而病于
人尤不可要必人不知擾而塩利足斯爲善于理財
吾雖不敏固常奉教于君子矣范公述陳君之語告
余因謂其識䠶復徵文以贈之余謂以全蜀山水之

秀　國家全盛之時有若陳君者出焉及措諸政事知所重輕而不惑于尋常習俗之見是誠可嘉哉陳君行矣他日以理財而有合于大道可以頡頏于蜀先君子者未必不兆于此云是爲序

送王克庸知定襄序

余十年前侍先君子在玉田時縣庠士子王克庸氏時已嶄然出于衆余與之游好加密知其爲人質厚而行方心平而言直其與人交惟可否是從不以勢利重輕有纖芥厚薄意其有不合雖富盛部吏之不少假借余時已知其處心行己近厚矣又數年余中

鄉舉克庸充貢士同待試于春官日相會處談咲讙
然無間既而余忝科第官御史祇命洲南者三年歸
而克庸適有定襄之拜吾邑士子之官于四方游于
太學者咸推勉克庸而屬余道其行夫以余之知克
庸者已十餘年而一旦克庸有官守焉有民社焉則
余心之樂為何如哉雖然余之樂非樂克庸之有是
位也樂克庸將推其所得于人人也夫士之窮居不
苟則其達也亦不苟克庸之不苟于前所稱者固可
見之今之為縣盖必能砥正身心檢察左右明謹條
章流宣豈弟要使方百里之民知　聖天子仁愛元

元之意異日惠在人心聲流朝右則克庸自立者益不苟而余之知克庸者亦不妄矣苟徒榮其名沒其利而不恤其所當爲非所樂于克庸也是爲序

文清文公薛先生文集卷之十三

文清公薛先生文集卷之十四

門人關西張鼎校正編輯

序

送憲副王士悅之任序

皇上臨御之七年詔廷臣三品以上舉堪任方面者于時王公士悅以御史秩滿待選于吏部在廷之臣合議舉所聞知以名上而王公與焉遂拜浙江按察司憲副侍御侯君應元洎凡大夫士率先作歌詩以道其行而屬余序余惟浙天下之大藩也東南際海以郡邑列者百十數而列職之勸懲庶政之振舉獄

訟之推決皆于臬司乎是卿而憲副實協賛其使挈持其綱紀而整齊之其任之重不言而可知王公以俊拔之資挾有爲之才敭歷中外克著能聲遂爲大臣之所推舉而膺此顯擢 朝命旣下輿論攸歸令之往也上爲 朝廷之所倚任下爲列郡之所具瞻所謂激揚百司之廉墨脩舉庶政之大小聽理獄訟之締結皆于公之協賛是賴公宜何如思所報稱哉蓋必益端其心益潔其行益平其法以往日敭歷中外已試之才施之于大臬司使東南列郡之民欣欣然樂生趍事咸安于官政之清簡而仰戴 聖天子

知人任使之宜以謳歌太平之盛治埸不負國家

之所選擢矣

送張鵬遠歸廬陽序

廬陽張鵬遠來省其兄鵬舉于京師將歸其友人戶部主事王君治合凡交游徵文以道其行余猶記少年時從先人宦遊川蜀及東歸舟過廬陽留再宿因得登覽其山水之明麗風氣之清淑意必有文儒忠信魁奇之士鍾其秀而生其間余雖未及訪亦常志于心不忘耳後十六七年乃得與鵬舉同登辛丑第時鵬舉已傑然爲名進士又七八年乃得與鵬舉同

官內臺時鵬舉又赫然爲賢御史余因竊念鍾瀘陽山水之秀者其在鵬舉乎既而又知鵬舉之尊府志道先生以學行老成歷典教事所至有聲及鵬舉官顯遂棄職就封浙江道監察御史豸冠繡衣退居于家余復自念鍾瀘陽之秀者又在鵬舉之尊府乎今鵬遠水陸浮走萬里來省其兄于官次睽離之懷既展友愛之情彌篤僅茲一年而又思盡子職于庭闈之間士大夫咸嘉其孝友欲文以張其歸余又念鍾瀘陽之秀者又在鵬舉之弟乎昔三蘇父子亦蜀人也鍾眉山之秀而其名聞于今不泯鵬舉洎其尊府

既有聞于時而鵬遠方少年一時觀美譽嘖嘖乎有聞將漸及于是哉今之歸侍奉之暇其尚益肆力于正大之學他日以自然之充積振揚其尊府之家聲接武其侍御兄之芳躅則廬陽山水之秀鍾于張氏一門而流聲于後者將與三蘇同久矣

送孫給事序

聖朝大舉推恩之令朝士之給誥勑者例得賜歸展省癸之禮蓋所以勸人孝勸人忠使遂其天理民彝之至性也士之生斯世際斯會亦榮慶矣哉給事西蜀孫公如例將歸侍御道公其鄉人交友且密遂以

書徵詞贈之余惟給事公之父某受知 太宗文皇
帝擢叅藩省陟貳地官終于位 仁宗皇帝臨御之
初公自外官入見以公大臣子故慰勞至再遂誥贈
地官公禮部尚書且俾扶柩歸葬宣德紀元有薦公
學行者乃擢今職又以尚書公之貴封其母夫人於
乎公之親若子實荷 三朝之寵遇存歿蒙恩其榮
慶爲何如哉今之歸尚書公雖久歿世而母夫人固
無恙覲丘壠而興思拜萱闈而稱慶悲喜交集所謂
天理民彝之至性蓋有油然不可遏者矣省視之餘
尚當遄旋期盡忠 國家推恩之意奕世遭遇之榮爵

彰勤勞俾忠孝之節萃于一門若繼繼不忘則不惟有光于祖考抑且有光于刑家矣

送鎮江府推官鄭聰序

刑政之大者用之當否民之死生風之哀樂由焉故古今重之必愼擇其人以司其事即如今外府之推司一郡之刑獄其員獨其事專刑苟有所可不可皆決之于已非若他法官獄有所疑者猶有同官可與共議其當否是其任不亦尤難且重哉歸德鄭希古以貢士問理秋官近有鎮江府推之授其友人趙紳合凡交游徵辭以祝其行予嘗知希古之爲人純篤

寬易令又歷事秋官其于制刑之宜用刑之要講之悉矣以鎮爲東南大府江海之民苟有不得其平者咸于府推乎是宜希古之徃其可苟乎哉必悉其所習者推之折獄之間而又本之以清脩潔白行之以忠厚明决要使怙姦稔惡者無以肆柔良卑弱者得以伸則刑以清止惡之意流衍于一郡而積樂致和之風可期也吾聞古之治獄平者其後多昌累而爲公卿者有焉若史氏之言可信希古能盡心于獄事其子孫自此昌矣

送李給事歸省序

國家全盛之時文運昭明之日而爲士者奮

際風雲仕至近侍者載筆紀事敷奏　大廷樞轄

百司端笏委佩翱翔乎玉階鳳池之間而恒得瞻依

日月之光大丈夫官至給事其身固已榮矣而又得

推恩褒嘉其父母家室則榮及一門者又何如哉李

公允恭給事禮科有年其二親雖遠在杞而皆康

好無恙今年秋例得捧勅歸省黃門諸公咸作歌詩

以歆榮之而屬予序余雖知公之爲人温純深厚和

毅從容初以冠帶舉人檢校外府既無貶色及拔居

今職又無滿容其器識固有過人者是宜有今兹之

榮遇焉夫官至給事榮矣推恩及其一門又可謂榮
矣而公之父母與慶皆得受　寵錫今之歸上堂稱壽
名徽州郡光動里閭又榮之榮者也展省之餘尚圖
所以報厥榮者式嚴入　覲益盡心所職以敷賛鴻
猷使言行事業卓然有聞則公之榮不但及其身家
里閭一時又將及于天下後世也

陳氏族譜後序

天之生物一本故人必有祖祖以降雖有親疎之等
而一本之傳固自若也故君子謹之必有譜以明所
自而篤愛敬焉甫田陳君渠念其先世積行委慶以

及厥躬而有科甲仕進之榮惟年代寢遠子孫莫克知所自而忽于愛敬也遂推所知自高曾以下列其位次行事爲譜以傳于家間閲之其叙系有法述載簡實無冐妄傅會之尤蓋得其譜矣疎戚之等既以是别愛敬之道亦以是篤有補于家法倫理豈小哉陳君既不忘所本而克謹于始使其子若孫咸以是爲心而繼之以不怠于後則增重是譜而一本之傳未已也

送陳御史祚歸葬序

皇明以天覆之仁涵育萬物凡爲臣子盡忠于國者

又使得伸其私恩于家監察御史陳公永錫以其父
久卒京師未得返襯故封今年秋得請于 上詔許
歸葬其同官盧君仲恩合凡內臺交游徵文以道其
行永錫初以壬辰進士爲 太宗皇帝不次之擢拜
河南叅議清聲惠政實被中土繼以事謫襄漢間爲
編氓者十餘年永錫雖在畎畝而慕戀 闕廷之心
初不少衰苟有所見必貢厥忠宣德紀元 宣宗皇
帝臨御之初大新政治收錄人才士大夫雖在謫譴
之地苟有可用者咸得洗濯登進永錫遂爲人所推
薦授今之職永錫旣起自謫中列職內臺盖以名節自

仁孫持身淸苦無一田之宅以庇其身無一金之産
以恵其家惟以職有未備惕厲于旦夕間旋以言事
下獄蒙今　皇上曠蕩之恩榮任如舊嘗觀古所謂
忠貞之臣屢偃屢起夷險荐更而定力自如故其節
行盖于當時聲名垂之不朽永錫起而仆仆而復起
而勁操苦心如金更百鍊無改色殆可匹休于古人
矣今之得請乂將盡心于窀窆之事必誠必信安其
親體而妥其神靈其誠孝之所感雖吳山之草木鳥
獸亦將爲之增悲則鄉閭之爲人子者孰不爲之拭
目改觀哉永錫襄事之餘其尚念使巳得遂其私恩

者皆　上之賜而報稱之不可緩也式嚴入　覲之期益脩厥職俾忠孝之節始終全盡足以追配古人而交游之間亦與有光矣

送浙江耿僉憲序

朝廷設內憲臺與外臬司皆所以綱紀庶政糾察薦貪凡外臬司有所建白惟達諸內臺憲以可否之而與諸司文移絶叉為之建分司于屬郡俾憲臣之出獨有所止而他職雖高且貴不得以雜居其間其異也可謂重矣至用其人必由內臺敭歷之久而性行脩潔有問學知大體者始得以充其員而推

之士文不得與焉其選擢也文可謂嚴矣夫以臬司之重擇人之精如此則其所關係爲何如而任其職者其可自輕哉行在浙江道監察御史耿公定氣質端方操持謹潔歷內臺者十餘年議論鑿鑿精切若布帛菽粟雖非瓌奇紛麗傾駭觀聽之物而實切于人生日用不可斯須缺者以故見諸建白見諸推讞見諸巡歷見諸糾察皆平正不頗犁然有當于輿論之公今年冬以滿考待選于天官大臣有以公之才行聞諸 朝者遂授浙江僉憲瀕行同官之士相與屬余文以送之余謂耿公以薦達之公當外臬司

之重任宜何如用厥心哉要當推其立朝之言行施于藩維之間恊賛長貳必以誠動使事事皆出于正按歷郡邑則當詢問幽隱之情雪其冤而疏其滯去其惡而扳其良苟有所知見又當達之宸嚴達之內臺俾無負乎日之所學若然庶足以當臬司之重任于以樹勲名于天地將垂之于不朽矣禄位云乎哉耿公其勉之

送廣西張大叅聰之任序

合抱之木足以梁千仭超逸之驥足以致千里宜乎奇人偉士足以勝重而遠到也吾友張公聰與吾同

同年進士其爲人奇偉卓犖言論滾滾率多根據義理指摘事情而可施于政治之間余嘗以巨才絕足稱之而必有勝重遠到之用及其爲大行人使于四方果能持身整整有以播　朝廷之威德足聳四方之觀聽未幾爲識者所推薦擢監察御史其在內臺則操守端慤而風裁凛然其巡歷邊鎮則糾察嚴明而部屬懾服官益清名益著再爲大臣所薦遂陞廣西大叅　朝命既下皆以得人相賀夫廣西古百粤之地布政司爲南服之雄藩其地既遠且大故嘗選用重臣有威望素爲人所推服者往蒞其任非若他藩

岳地易民淳可談笑而治也惟若南廣之遠且大非得奇偉之才則往往有不勝任之患今張公以如是之才膺如是之擢猶層臺九霄而合抱之才不覺其負荷之重長途萬里而超逸之足不覺其騰驤之難張公行見樹功南服馳聲北州而有還轅結軌之期歷階而升尚未可量也公其益以忠貞自勗慎勿以遠且大自沮使余言有不信也

送山西大參王原之序

今布政司總方岳之政而其土地之廣人民之衆自縣而屬之州由州而屬之府府則統于布政司其衆

且劇如此故其官品之高下與內六卿相埒夫以省治之大任使之尊非宏偉特達之才殆不足以勝其任今 皇上御極之初作興政治尤重方岳之選矣遷 宣宗皇帝成憲詔在廷三品以上咸得舉所聞知無間于遠邇宣德十年方岳有以缺員上者廷臣如例薦拔而監察御史王公原之與其列遂拜山西左叅政內臺交游相與展余文以贈其行余觀山西之爲境太行起之黃河遶之西北延袤數千里與沙漠爲際 國家嘗宿重兵以彈壓荒外而將士皆仰山右之儲需雖典禮教化刑政制作出于 朝廷者

皆藩垣之所當脩布而不可緩至于邊儲一事爲藩
岳重臣者尤宜精思其利弊以紓民力以足邊備王
公以俊拔有爲之才典教未久遽歷風紀及敭歷內
臺綽有能聲曾未四載遂有今玆之重選以統治之
大任使之尊王公之往可不愼哉向所謂宣廣德意
昭明教條使所治之民咸得樂生趍事固爲方岳者
所當務而所謂邊儲一事蓋取之于民取之有法則
民不匱而邊備實征歛無藝則民力竭而邊備虛民
生休戚儲蓄盈縮是又在藩岳之用心何如王公之
往協賛大政必當深思其宜而以次施行之斯使軍

紀饑而民生遂教化以興風俗以厚則能名將有加

丁在臺閣時昔漢唐選廷臣有清望者出補外職外

官政蹟顯著者復徵入用方今　聖明法古用人王

公之往聲實誠有如前所云者則入補內職蓋可期

矣

楊孺人挽詩序

徵士楊孟達孺人吳氏御醫楊云之母也徵士世居

金華武義實宋龍圖閣學士文簡公適六世孫徵士

胚胎前光涵濡訓典少有令聞于鄉閭間擇配得里

人吳以南之女即孺人也以南故儒家而業醫孺人

旣受教于賢父母及歸楊氏入門而宗族咸賀盥饋而舅姑胥悅孺人晝脩婦功夜習書史雖性酷嗜學而惟以禮訓是飭不爲筆札詞章之習及徵士應召至京師以疾卒時孺人方盛年二子曰云曰脩俱稚孺人乃以節自持力于家事無鉅無細必親其勞卒克教誨二子皆有成立及云以醫學訓科被　召孺人但勉以忠義而語弗及私未幾云陞分職行將有疏命之榮而孺人卒于家矣御醫均聞訃將歸朝之大夫士咸高孺人之節而哀其少盡其瘁壯罹其屯而晚克與其榮作詩付挽者歌之而俾瑺爲之序瑺

嘗觀之古昔雖閨門之間皆有詩歌箴戒以爲女範自世道既衰而女師之教無聞孺人幸生　休明之世乃能以詩禮自脩以節義自持爲婦爲母咸盡其道雖弗克與其子推恩之榮而是詩之作春容璀璨皆足以發其潛德之幽光而傳之于不朽雖孺人亦可以無憾矣是爲序

贈吏科張給事中序

鄢陵古名邑也先人與今戶科給事王公惟善嘗教其邑一時及門之士固多俊秀其穎出者亦無幾而張均志通則居其尤焉時余侍先人游與志通交志

通質粹而不駁氣和而不流學勤而不息與物相接
渾然不見崖迹晴復毅然有所執而不可奪先人及
惟善公固已知其爲後來器中之瑚璉彝鼎也時余
雖少亦意其必爲鄢陵士子之領袖焉其後余先忝
科第備員內臺祇命湖荆人有自京師來者知志通
已登庚戌進士第矣又五六年余丁內艱起復則志
通先已徵至京師余因抵其家宿對榻談十餘年前
事相與握手獻欷慨然念相知之久固離合之有時
也未幾與志通同拜除書志通任吏科給事余亦復
官內臺益信先人及惟善公知人之不謬而亦幸余

言之偶中也則又撫心相諸期矜節于　清朝名不
當冑溫榮寵滿其志而驕其氣怠其所當爲以貽譏
于清議志適口子之言是也敢不夙夜以求自刻勵
旣而交游之在京師者亦相與慶志適之有成咸來
徵詞以贈之余遂書與志適相知相期者如此以贈
云

驄馬行春詩序

春者四時之首而萬物之所從始也陽和之氣充溢
旁達初亦何待于行哉殊不知聖人有作法天子民
每于歲首恤民生之俊囚慮冤抑之未伸故遣使循

行御國拯困雪冤要使遠邇之民咸得暢然遂其性故凡御史出而能廣上德意者謂之驄馬行春吾友李君公載由進士入持邦憲嘗領節出巡淛右山東兩大藩所至必仰體
聖天子法天子民之意燠煦疲癃疏理冤滯鋤其暴而植其柔伸其廉而遏其濁使蔀屋窮簷之下咸預覩世之光明寒谷沍澤之中皆得蒙氣之融扇其于行春之職可謂無忝矣故一時之賢士大夫咸樂道其善而作詩以美之余與公載爲故人故又爲之序云

送柳州守呂希召還任序

皇明方制萬里雖遠州下邑窮山深谷之民視之率如輦轂之下凡選州民牧必得其人不以輕授柳州爲湖廣之屬郡在京師西南數千里外介乎荒服之間其地遠矣呂君希召前自尚書戶部員外郎往牧其民不知者皆曰郎官顯秩柳州僻地易此居彼得無幾微于心乎其識者曰不然　聖明篤一視同仁之德地雖遠而選授匪輕呂君必能仰體　上意而盡心所職矣及今幾年呂君果以課最見考天官而俾之還任朝之大夫士與希召交游者咸嘉其能相

序徵文以贈其歸嘗觀韓昌黎送許郢州崔復州序大意謂爲郡者租賦不可不均下情不可不通盖租賦不均則民有流逋之患下情不通則人有鬱抑之憂是二者誠長民者之所當知也今吕君牧遂儕之郡而以課最見稱得非能盡心于租賦人情間而均且通乎今之歸民戴之愈久愈親租賦或均矣吕君盖嘗毋憚煩劇視民皆如赤子不使有偏徇之私情或通矣盖嘗詢察疾苦隱伏毋使有一毫之壅漢制治民有勞効者多入補內職吕君出牧遂民即以治狀稱厥今茲右用人吕君入仕之顯將漸及于是哉

送通州楊同知還任序

吾鄉楊文振同知通州今六年矣通爲畿甸之地居水陸之衝素號繁劇難治而文振優爲之屢考屢最果何以得此哉蓋文振之爲人恬靜不務聲譽事至應之而已未嘗先事妄有所爲以擾民故通雖劇而治之常有餘力亦猶庖丁解牛而各因其理也其可謂善于治劇者矣因是觀天下之大好靜者民之情使任守倅令長者皆能因其情而靜以治之養之而不擾其生教之而不咈其性熙熙然使各終其天年則俗何憂不古若哉柰何俗吏不知此類皆舞智鈞

聲煩其令使民不得息厲其威強人所難從至于極而眄眄然以執其長則曰民難治有如是哉亦莫克省諸己也余因文振之治適有所感故并書此以爲天下長民者勸云

送侯編脩序

昔楊少尹巨源以國子司業年甫七十去歸其鄉昌黎韓公引漢二疏事序其歸至今其名赫赫在人耳目更久愈彰是雖楊侯之賢亦由韓之文高絕古昔故人得以喜稱而樂誦之也今翰林編脩侯公初以國子學正陞監丞再陞今職乃掌前事一切亦以引

年將歸大學六館之士咸嗟其老而惜其去鄉人進士石均璟率先謁余文以贈其行夫以侯之賢固無愧于楊而余之文則非韓比亦何足以揄揚侯公哉雖然侯公之德之才見于敭歷仕途人所耳熟目識而心醉者固已昭晰于時余皆置弗論姑即古今事論之昔二疏之去有贈金之惠車馬之送而楊司業之去則有無不可知楊司業之去當時丞相自以爲其都少尹不絕其祿而二疏之去則不聞有是事侯公居太學者數十年官備有塈秩之典有褒封之勑寵渥優厚及其身家誠曠世之難逢不知疏楊當

時有是事否韓公謂古今人同不同未可知也侯公之歸荷累　朝之榮遇足以起爲善之心屬七十之引年足以息躁進之志是其可以爲法于鄉間者又豈特楊少尹不去其鄉之一事與

揭氏族譜序

古之氏族或以字或以謚或以官族或以封邑皆所以著其世也迭年歲綿歷之既久居處變遷之靡常由是族愈遠而愈分愈分而愈疎甚至緦功之親未絕而相視若途人者有焉此仁人君子不能不慨然于篤恩重倫之義而譜牒之所由作也藍察御史揭

君孟哲手其族譜一編示余且曰譜吾所脩也吾家
故有譜然歷載既久漸至舛闕今吾因而脩之略于
遠非敢忽也缺所知也詳于近非有偏也備所及也
又曰原吾所自出一也由一以降支分條布雖天秩
有疏數而流通之脉無異致自三年殺而期期殺而
大小功大小功殺緦免絕一之流至此勢不同而理
同觀吾譜者可以慨然于中矣余謂天之生物一本
人各親其親乃天理也自宗子之法廢而疏戚以淆
理以之微也世有能卓然自叙其宗以昭其前而垂
諸後者可不謂仁人君子乎觀孟哲之脩是譜也缺

所知而詳所及一本之傳疎戚之序源委森然使其子孫族姓得有所考于以光祖宗悠遠之德于以衍嗣緒無窮之傳其于篤恩厚倫之助豈淺淺哉余姑書此以復孟哲至其氏族之出官閥之顯備于首序茲不復贅云

送國子生黃勉序

農不爲瘠歲而怠其藨蓘之功無熟則已一熟則收必倍士不爲未達而怠其進脩之志無成則已一有所成則就必大自古賢人君子時或未至雖抱負其所爲屢進屢抑者有焉如韓退之號爲文儒宗主學

者仰之如泰山北斗然當其未遇時嘗屢撓于所司况其他乎哉廣昌黄均勉其先大夫嘗贊孜大府有聲均旣得家庭之教而又遊邑庠從良師友以廣其學旣而以其所有進試于鄉闈屢進屢不捷恒人處是鮮不形諸色辭而非乎人均則曰我之學實未至也非有司之過焉由是益勉厲所爲而不怠逮今年春所司以均充貢 大廷一舉而捷例送南京國子監卒業將行其友監察御史陳嘉謨來索文以贈之余嘗言農不怠所業而收必倍士不廢所學而就必大觀均之爲學卽勤篤矣始雖未利今則駸駸乎

有成之秋太學又英賢之淵藪而均與遊乎其間殆見耳薰目濡心融神得日增所聞知若聽九奏于洞庭之野閱狂瀾于大海之中則他日所獲猶大田登而所獲無算爵祿之來其可辭邪若其益勉之以需其至

送房子新歸洛陽序

孝友出于天性之真而人每不能克盡其道者淪于習俗奪于物誘也有能卓然盡其道而不為二者所移得不謂之賢矣乎余自為進士時往來洛陽道中嘗經今監察御史房君子儀之館時子儀尚為進士

與其兄子新友愛尤篤一門之間孝友之風雍雍如也又七八年子儀拜官內臺子新由洛東下大河北達衞郡沿衞東騖上潞水以抵京師與子儀會于寓舍晝則道舊故奉觴相酬夜則秉燭相對若不能退寢者怡怡愉愉之情發于中達于外既而子儀將西按關陝而子新又念其母氏倚門之望亦將歸洛矣戒裝在途余與子儀同官諸公追而送之都門之外且告之曰世有帛堆其庭錢積其藏號為富室大家而乃淪誘于物欲習俗處父子兄弟之間悖爭鬩閱之聲日聞于人其獲罪于名教甚矣是亦何足稱道子

士君子齒頰間哉子新在家庭時既已篤于孝友子儀遊宦京師子新又奉其母氏之命浮走水陸來展情好既而復將歸慰其母氏不爲習移不爲物誘于房氏兄弟見之子新行矣子儀關陝之行亦將便道拜其母氏于堂子新其飭子弟釃酒酹具甘旨以需子儀之上壽

送張僉憲之任序

監察御史張鈞叔潤以進士擢官内臺内之振舉風紀外之巡歷郡邑以至奉 命伏斧皆察山藪之奸安安里閭之良善率皆秉公存矜恤之心以推行世

家所蓄積要使　國家仁柔萬物之意默寓于詰姦
禁暴之刑也是在職僅逾兩考而能聲績行已振耀
乎人之耳目今年春藩臬以鉞官狀上詔廷臣各舉
所知賢以補其員叔潤遂爲大臣所推薦授江西僉
憲余嘗謂官無崇卑惟得行其志乃士君子之所願
況憲僉秩既不卑而又得按劾奸貪扶植善類有秩
任之榮而得行其志叔潤兼而有之是其荷受不輕
而重也較然矣雖然御史按察雖有內外之分其事
則一叔潤爲御史既克盡所當爲今之往但當持其
心如在內臺時加之以協和使副使意不專而事必

悵以至巡歷之方益當如昔人之爲提刑雖荒崖絶壑窮山深谷緩視徐按剔去牟蠹保惠良善使單民弱婦咸得伸眉吐氣而不爲豪横所頓捽遏抑以見叔潤之聲克滿大江之西斯不負　國家之所擢用矣叔潤其勉之

贈司訓王秉節之任序

莫難于爲人師師者所以覺人之暗正人之邪而後學所取法焉者也故夫子曰温故而知新可以爲師矣謂之可則非盡于此者也況于温故知新有未能乎孟子亦曰人之患在好爲人師爲師非人所當好

以明爲師之不易則視之易而用爲之者又非吾事
之所耶矣吾觀厥今　國家養育人才以需公卿大
夫士百司之任用其原則悉本于學校學校則責在
師儒故師儒得人則學子有所取正法式開其識而
廣其才由科貢之途進而備　國家之需使者累累
焉師或非其人則爲弟子者貿貿然若問道于盲借
聽于聾窮年累月矻矻然雖勞其心力而竟無一得
欲求其才之成而備諸司之需使難矣哉先人教鄢
陵時諸生固多俊秀而王均秉節則爲老成之士又
居諸生之首焉厥後秉節貢諸澤宮盖增其所未至

聞見日益廣遂從群士試教職之選于大庭名出而秉節又爲首冠遂授南宮司訓余謂以師道之難而秉節以老成之士君之其尚益思其不易謹其言行而爲諸生之儀式勤其講授以啓諸生之蘊藏俾才器之成如金之就範木之就規矩他日人才之出于南宮者珠聯璧合彙進于明時則秉節于師道之難者克盡所難亦無愧于孔子之言而不至如孟氏之所譏矣秉節其勉之

送陳庭訓歸青田序

陳庭訓少從其先君子嘗游四方及其先君子棄世

乃與弟四人奉其母夫人歸養于青田之後弟庭訓孝友之名聞里閭間雖非今監察御史陳君庭詢則其弟也庭詢既以文章取高第得美官而青田去京師將七八千里庭訓與庭詢別又五六寒暑矣一日庭訓奉其母夫人之命挈拏來自大江之南視庭詢于京師相與論故舊戀戀傾瀉不能已晝不足則繼之以燭或道其先君子之宦迹則因以興無涯之感或道其母夫人之深愛則因以起望雲之思或論夫鶺鴒之詩則相勉以出處之慎言雖諄復皆出于友愛眞情而卒歸于天理之至正會合曾幾何庭訓重

念毋夫人之高年而歸念動矣戒途有日君子于庭訓爲子而能孝于其親爲兄而能友于其弟旣孝且友得人心之同然者感于人宜其名動里閭而見稱士大夫聞昔張仲以孝友見詠于詩人流譽于後世况庭訓生逢當盛世詩人墨客所在林立庭訓之歸道途所經舟車所掠吾見詠庭訓之美者所至若啓蟄之雷連乎其聲有不可遏殆與張仲之名同傳之久遠矣歸見毋夫人更爲道庭詢守官之清慎以慰其倚門之望

送陳御史歸娶祀序

親在而欲致其養親沒而欲致其祀此人之至情也
國家以孝治天下人臣之仕于朝者親在得歸省
親歿得歸祀所謂因人之至情而立教者也監察御
史陳君廷斌自渭官來于今八九年矣一旦請于朝
將歸脩祀事于其家命下廷斌告別于內臺所往來
因相與屬余序以贈之余嘗與廷斌奉使湖南同處
者累年稚知廷斌之篤于其親廷斌嘗謂余曰某不
幸二親皆早世今幸籍先德之庇有列于朝欲以其
祿致溥養于親固已無及矣此子路所以有負米之
嘆也又嘗謂余曰人之不得生盡其養庶幾于其歿

身有所立以其光爲父母之光今　國家方舉推恩
之典他日或得荷　寵光以歸貢二親于九原使覆
者有知庶有以伸終天之報俯仰今昔六七年餘及
余起復至內臺廷斌已自荷　國之光封其親如其
秩今既得請以歸脩祀事廷斌昔欲報其親之志遂
矣然廷斌得遂所願者誰之賜乎盍由我　國家天
覆臣下因人情而立教使人子生事沒祭皆獲所欲
而然也廷斌歸見鄉人幸皆以此告之使爲士者各
加脩勉以膺　國家之寵光以報親恩之罔極詩曰
孝子不匱永錫爾類余于廷斌有望焉

送柳御史守制序

人子事親而至于終于此不用其誠烏乎用其誠誠者發于中形于外悲戚哀痛之心出于天性而不能自已者是也聖人因人心之自然定爲中制使賢者不敢過雖不賢而不敢不及故初終有安厝虞祭之禮漸遠有小祥之日終也有大祥之期至于中月禫而終事畢矣聖人之中制所以爲萬世法程者士大夫謹守而不敢易焉柳彥輝氏爲進士在京師時常念其母夫人之年每望東南之雲即神魂飛去及擢君御史方思秉忠効節以爲榮甫及三月而母夫人

之訃音至矣彥輝即毀瘠若不能生者遂匍匐而歸余與同官倪君陳君及內臺諸公既相與致吊又勉其節哀順變以襄大事彥輝遂攬涕就途余觀人之大節無踰于忠孝未有厚于孝而薄于忠亦未有忠而不本于孝者也彥輝在游宦時既能思其親不置及遭大故而悲哀疾痛之情有足動人者今之歸也又將盡誠于窀穸虞祥禫祭之間守先聖之中制而不敢過與不及其厚于孝者可知矣三年釋服入覲脩職業立事功于時又將以觀其忠焉

送趙司訓序

竹池趙以澄之先君子出稍有進身卑然爲人師者
數十年以澄得家庭之學余與之同贊永樂庚子河
南鄉薦明年爲辛丑余忝進士第以澄則愈益所學
于家今十七八年矣余自承乏風紀以來德不加脩
學不加益以澄則處閑靜中涵而蓄之擇而擴之學
益積行益進才益銳以余十七八年日怠之學視以
澄十七八年日益之學其相去遠近淺深高下蓋可
知矣此余每接眞儒碩士未嘗不發愧于中而重以
澄之有成也今年春以澄抱負所業而來獲與千百
人偕試于春闈遂中乙榜有遷州分教之命夫以澄

以清脩之士積久之學一旦發而見用于模範之重涇之士得其所依歸哉雖然余于以澄重有告焉昔之所學以澄之自得也今之為師以澄將推所得于人也孔子謂雖有周公之才之美使驕且吝其餘不足觀也已切觀世之為師者己未有得固無以淑諸人或有所得矣又率多負恃其才詭詭然有自足之色否則靳其才而不肯盡心于教事得非孔子所謂驕且吝乎師道至此良可慨嘆以澄學成己成物之學固不至此然猶願以澄深以是為戒謙虛而恒若不足勤勵而思以及人身教言誨俾涇之士子勉勉

不怠所從事他日在門墻者隨其才當皆得有所成就異乎尋常之爲師則以澄之學進于余之十七八年者不惟見其自得又可驗之及人而足以克肖乃
先君子之賢其家聲亦將振耀于永久矣是爲序

文清公薛先生文集卷六十四

而見用于模範之重
賢之士得其所依歸哉雖然余于以證重有告焉昔
之所學以證之自得也今之爲師以證將推所得于
人也孔子謂如有周公之才之美使驕且吝其餘不
足觀也已切觀世之爲師者己未有得固無以淑諸
人或有所得矣又率多負恃其才能詡然有自足之

先君子之學其深懋亦訓亦懋于家人究是爲宗
年者不惟見其自造之文可驗之及人而足以克肖乃
就與乎學諸公之遺則以進之學進于余之十七八
不息所從事他日在門墻者識其大器皆得有所成